

一、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

1. 从部落发展成民族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 [kleine Vö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 [Völkchen]，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0页

血统联盟在这里，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整个民族的生活制度的基础；而随着人口数目的增加和民族的继续发展，这种联盟愈来愈被人们忘却了。这种情形首先表现在整个民族上面。共同的世系愈来愈不认为是实

际的血统亲属关系；关于这一方面的记忆愈来愈淡薄了，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相反，在一个区的居民内部，血统联盟的意识自然保存得较长久些。因此，民族便成为一种比较牢固的区联盟了。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人，大概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下的。……

但是，向罗马境内的迁徙把区内的血统联盟也破坏了，而且必然要破坏它。虽然原来打算以部落和氏族为单位进行迁移，但这也是做不到的。长期的远征，不仅把各个部落和氏族，而且把整个整个的民族混合了起来。而各个农村公社的血统联盟，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保存了下来。因此，这些农村公社便成为构成民族的实际政治单位了。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1881—1882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0页

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可以看出，一个原来统一的部落怎样逐渐散布于广阔的大陆；各部落怎样通过分裂而转化为各民族[Völker]，转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消失了原来统一性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在部落内部，个别氏族怎样分裂为好几个氏族，老的母亲氏族以胞族的形式保存下来，但是这些最老的氏族的名称，在彼此相距极远的、老早就分离了的部落中间仍是一样的——“狼”和“熊”在大多数印第安部落中仍然是氏族的名称。

一般说来，上述的社会制度适用于印第安人的一切部落，只是有许多部落没有达到亲属部落联盟的程度罢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1—92页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绝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面。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9页

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做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构，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总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5—106页

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

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5页

2. 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256页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

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

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在古俄罗斯还可以说过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这种氏族联系毫无疑问已不存在了，就是说，当时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从各地来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很难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当时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那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有其管理方面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的特殊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特殊的税关等等。仅仅在俄国历史的近代（大约自十七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请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注意，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综合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

^① 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方面的书面著作。——编者注

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21—22页

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在民族范围内构成起来”，如果不是“民族的”（“虽然这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就不能巩固、成长和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00页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

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295页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8页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民族的。

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一般的情况。

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301页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нация),而〔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1971年版第9页

3. 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

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58页

客观现实又告诉我们,除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很弱小和经济十分不发达的民族。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54页

而在俄国呢?它的特点恰恰在于:“我们的”“殖民地”同“我们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差别是不清楚、不具体和不重要的;

……对俄国说来，试图在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之间找出某种重大的差别，那是特别荒谬的。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63页

殖民地问题基本上是民族问题。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全会》（1928年7月4—12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5页

按照你们的公式，就只好仅仅承认那些和其他国家分离而有自己的单独国家的民族才是民族，而一切不能成立独立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就只好从民族范畴中一笔勾销，并且被压迫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好从“民族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概念中取消了。

.....

在实践上——政治上，你们的公式不可避免地会引导到替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压迫做辩护，这种压迫的体现者根本不承认那些没有自己单独的民族国家的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是真正的民族，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给了他们压迫这些民族的权利。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7—288页

4.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述评（三）》（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03页

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

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19页

自觉的工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一切民族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限。他们在同一切民族主义、甚至是最精致的民族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不仅要坚持在同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的斗争中使各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而且还要坚持使他们融合起来。我们的任务不是使各个民族分开，而是使一切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写在我们旗帜上的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国际主义（国际）文化，因为这种文化能使一切民族在高度的社会主义团结中融合起来，现在这种文化已经由于国

际资本的联合而形成起来。

列宁：《再论按民族分校》（发表于1913年12月17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2—553页

以工人阶级为首的真正的民主派举起了各民族完全平等的旗帜，发出了各民族工人在他们的阶级斗争中融合起来的号召。

列宁：《关于民族政策问题》（1914年4月6日〔19日〕以后）。《列宁全集》第20卷第218页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719页

要铲除民族压迫，必须有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要有民主的国家组织、民主的军队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在实际上彻底铲除民族间的任何细微的摩擦和不信任，加速民族的亲近和融合，结果使国家消亡。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

社会主义则是组织没有阶级压迫的生产，保证国家全体成员的福利，从而为发挥居民的“感情”提供充分的余地，正因为这样才促进和大大加速各民族的亲近和融合。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8页

如果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将是民族和民族语言消亡的开始，将是统一的语言形成的开始，那是错误的。相反地，在第一个阶段民族压迫将被彻底消灭，这个阶段将是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发展和繁荣的阶段，将是确立各民族平等权利的阶段，将是消灭民族互相猜疑的阶段，将是建立和巩固各民族间国际联系的阶段。

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而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各民族才会感觉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外，还必须有民族间的一种共同语言，——这是为了交际的便利，为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合作的便利。总之，在这个阶段民族语言和民族间共同的语言将平行地存在。可能是这样：最先形成的将不是一个一切民族共同的、具有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经济中心，而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

中心，只有在这以后，这些中心才会联合为一个共同的、具有一切民族的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心。

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后一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

在我看来，各民族的未来的大致的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9—300页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消灭一切国家里的帝国主义，消灭征服异民族的野心以及对于民族奴役的威胁所感到的恐惧，根本消除民族猜疑和民族仇视；把各个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联合起来，从而创造为一切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所必需的实际条件。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5页

列宁不是把民族差别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

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的时期，就是说，归入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奠定的时期。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8页

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孤立和民族的互不信任将被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7月28日）。1971年版第40页